



春天的 欲望

曹多勇作品精品集

曹多勇◎著

春天的欲望

磨盘石

暖屋

青菜萝卜

暮晚的唢呐声

ARCTIME
时代出版传媒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春天的欲望



曹多勇◎著

AR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天的欲望/曹多勇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6.8

(曹多勇作品精品集)

ISBN 978-7-5396-5622-9

I. ①春… II. ①曹…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90793 号

出 版 人:朱寒冬

策 划:朱寒冬

责任编辑:岑 杰 柯 谐

装帧设计:张诚鑫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 63533889

印 制: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0551)65859551

开本:700×1000 1/16 印张:22 字数:380 千字

版次: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9.00 元(精装)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自序

踌躇数日,不知这篇短文如何下笔。原因是面对短篇小说要想说出一个子丑寅卯来,难!短篇小说是一种什么样的文体?怎样写好一篇短篇小说?等等。恐怕都不是谁轻易能够说明白的。你说短篇小说不求写全面的人生,只写人生的几个片段足矣。可分明又能找出写一个人一生的短篇小说佳作来。你说短篇小说只求故事的韵味,不讲故事的完整性。可分明又有大量的追求故事起承转合的短篇小说。足见无章法、缺范式是短篇小说的主要特征之一。每一位作家都有着自己心目中的短篇小说经典,每一位作家都有着别样的短篇小说作品。我写短篇小说二十余年,自然而然地形成我的追求与个性。形式上,我喜欢质朴,不喜欢花哨;视角上,我喜欢第一人称,少用第三人称,不用第二人称;内容上,我只写淮河流域的人和事。

我觉得花哨的短篇小说形式,跟我的短篇小说内容不相契合,跟我的性格不相契合。花哨的形式是需要一个作家有足够的才情与智力。比如米兰·昆德拉。我读他的《被背叛的遗嘱》就分不清是在读文论还是小说。又比如我读卡夫卡的长篇小说《审判》,喜欢对照读他的《小说的艺术》的部分文字。米兰·昆德拉对卡夫卡的智性解读,令我钦佩。之后,他依旧是他,我依旧是我,很难从中汲取写作的养分。

我之所以喜欢第一人称写作,是因为我想把自己摆放在和作品人物有切肤关联的位置上。我是他们的儿子、哥哥、弟弟、侄儿、外甥、表

兄。最起码我也是与他们共饮同一条淮河水的远亲近邻。我喜欢写作有自己体温的作品。我喜欢消解虚构与现实界限的作品。在叙事策略上,作品中的“我”是内视角,作者的“我”是外视角。这样,外视角与内视角便有了一致性。我先用自己的情感去体悟作品中“我”的情感,再用作品中“我”的情感去体悟作品中的人和事。只有做到作者情感的真,才能做到作品情感的真。这是短篇小说的生命。

我出生于淮河岸边的一个小村庄。她是我生命的源头,也是我小说的源头。从我写作的开初至现在,她一直紧紧地萦绕在我的笔端。离开生命的源头,我写小说就不知道该从何处下笔。小说是写过去,是写那些消失在时间的尘埃中而又留存在生命记忆中挥之不去的人和事。写作的过程,就是回望的过程,就是呼唤的过程。看一看我们自己的生命一路从何而来,理一理我们自己的情感到底包含有哪些东西。

要问写小说之于我有何益处,最起码写作时我感觉生活是充实的,生命是安宁的。

是为序。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葛大店

目 录

001 / 自序

001 / 人羊

015 / 幸福花儿开

030 / 春天的欲望

044 / 磨盘石

058 / 暖屋

071 / 青菜萝卜

084 / 暮晚的唢呐声

097 / 娶哑巴亲

114 / 心灵的墓碑

123 / 收拾他一顿

136 / 三月初一水根娘上香

156 / 桃花朵朵开

168 / 牙齿说话

183 / 活人

197 / 麦香

209 / 家诗

217 / 开口说话

228 / 年馍

248 / 会大餐

262 / 瓦凉

279 / 干净年

295 / 送亲

310 / 上矿

324 / 一个时代的清白

343 / 附：曹多勇 2004—2014 年发表

短篇小说目录

人 羊

这户姓麴的人家来大河湾落户,是在一年的夏天里。他家原本是船民,长年在淮河里打鱼为生。鱼少了,船破了,再难维持生计,干脆弃船上岸,做个种庄稼的农民。这家人不算多,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两个孩子。船上人的长相有特点,凭借我们孩子的一副眼光也能辨别出。男人精干瘦小,头脸手脚黑不溜秋的。人们常常说,这人长得黑,黑得三把抓不出一道白印子,指的就是这么一种人。常年接触水,水锈顺着脚趾、手指慢慢洇染全身,如胎记一般,上了岸,没个三年五载休想消退去。女人也黑,还长着一副大屁股、一双大脚丫,走起路来像鸭子似的往地上一拍一拍的,一副大屁股也像鸭子似的左摆一下,右摆一下。两个孩子是挨着生的,大的个头不算高,小的个头也不瓢。有趣的是两个孩子各背着一只大葫芦。葫芦漆着大红漆,猛地看上去,像是背着鼓。船上的孩子都得背这样一只大葫芦,葫芦浮力大,孩子掉河里不下沉。这两只大葫芦护着这两个孩子的命,一背能背好多年。现在,两个孩子上岸了,大葫芦还背着,就成了船上孩子的一种标记。

公社干部领着这样的一户人家来大河湾,与大队干部指手画脚一阵子,就把这户人家安插进村庄的紧西头。我们这儿的人家紧依淮河,房屋盖在庄台上。庄台属于拦河堤坝的一部分,却要比堤坝高、宽。村庄的紧西头是村庄的末尾梢,再往西就剩窄窄的一道拦河堤坝

了。这户姓魏的人家就暂时把一间茅草屋盖在这。

村大人与村孩子不一样，他们注意的不是这户人家的男人长得黑、女人走路像老母鸭，还有两个孩子身后各背着一个圆鼓鼓的大葫芦。他们嘴上念叨的是这户人家的姓。姓什么？姓魏。大河湾没有这种姓，周围村庄也没听说过有这种姓。魏，读着拗口；写纸上，生产队会计认不得，村学校老师也把头摇得像抽风。村人生意见，说天底下有那么多姓，他们家偏偏挑拣一个谁也不认得的姓，这不存心跟我们作对吗？

魏，这个姓，他们自家人念“去”（qù）。“去”与“滚”同意，又与“屈”同音。村人说，有什么好“屈”的？别的村庄能收留他们家？村人又说，干脆姓“滚”算了，在大河湾觉得委屈，叫他们家滚得远远的。

大河湾就他们一家单门独姓的人家，又初初乍乍地来，肯定要受不少屈，遭不少欺。这么一种境况，这户人家早想到了——住是住进了大河湾，可要想融进大河湾，成为真正的大河湾人家，少说也得个三年五载呀。

这户姓魏的人家的大人隐忍着。

这户姓魏的人家的孩子也隐忍着。

农谚说，头伏萝卜，二伏白菜。那时候，土地归生产队集体管理。每户人家只有一点菜园地，叫自留地。这户姓魏人家来大河湾落户正赶上伏天里，生产队分给他们家两分地。这家男人赶一趟集，买回一把挖地的铁锹，买回一把整地的钉耙，买回一包萝卜籽，又买回一包白菜籽，就准备种萝卜、白菜了。他们家人吃过萝卜、白菜，却从没种过萝卜、白菜。一家人新奇得不得了，大人孩子一齐围拥进这两分自留地里，种萝卜，种白菜。这户姓魏人家把这两分自留地平均一分为二，一分地种萝卜，一分地种白菜。地挖好了，整好了，一家人却不知怎么把萝卜籽、白菜籽种下地。

女人说男人，你去邻居家行（请）个人来种。

男人摇摇头,不愿去。

女人说,你去邻居家地里看一看,别人家怎么种萝卜、白菜,我们家就怎么种萝卜、白菜。

男人又摇摇头,还是不愿去。

这男人说,我不信萝卜籽种地里能长出白芋,白菜籽种地里能长出花生。

最终这男人随便、马虎、不合章法地把萝卜籽、白菜籽种进地里去。

菜园地种上菜,女人找来两捆麻秸,挨排插出一道篱笆,拦鸡拦猪拦羊。这家女人带着两个孩子前前后后忙活了一整天,总算把两分自留地围拦住。不想这家男人看见了,却叫自家女人、孩子把篱笆拆下来。女人说,家家菜地都围着篱笆,就我们家不围,鸡猪羊一进来了,还能长出一棵菜?男人说,我们家的菜地不怕鸡猪羊,就怕村人想进进不来。女人糊涂了,不知男人说的什么理。男人说,大人进不来就算了,孩子想进进不来,戳烂胳膊腿,就只好说话了。

女人说,怎么个不好说话呢?我巴不得戳烂肚子,肠子流出来呢。

男人叹口气说,居家过日子,还是少一事比多一事好。

女人明晓男人的一颗心,领着自家的两个孩子把围好的篱笆拆下来。

几天过后,两分菜地里的菜籽发芽了。这时候,萝卜不像萝卜,白菜也不像白菜,只有一星一点的绿。风吹过来,颤抖一下;风吹过去,颤抖一下。纤纤弱弱的,怎么看都不像萝卜、白菜的秧苗子。

又过个十天八天的,两分菜地里的萝卜、白菜长出萝卜、白菜的模样了。萝卜的叶子毛茸茸的,白菜的叶子光溜溜的,见风见雨比赛似的往上长,满地洇染开绿,一篷一篷的,似一层流动的绿色云朵。

再过个十天八天的,两分菜地里的萝卜长得有手指那么粗;白菜也一棵一棵把叶片往大里长,乌油油的,喜人。

这一天，这户魏姓人家的菜地进了村里的孩子，偷走一片萝卜，留下一片坑，还有散乱满地的萝卜缨子。一个个萝卜坑新鲜着，一把把萝卜缨子新鲜着，显然偷过没有好长一会儿。这家女人站菜地里，一张脸气得通红，嘴冲着庄台骂，说谁家孩子祸害萝卜，吃肚子里烂心烂肝烂肠子。

村人从近旁走过来，走过去，没人搭理这家女人的话茬子。

这家男人听见女人骂，紧赶走过来，把女人扯回家。不一会儿，这家男人换一张笑脸走出门，说菜地长萝卜谁个吃还不是一个样。

这家男人走下菜地，把散乱的萝卜缨子捡拾一堆，就地挖出一个坑埋起来。坑挖好，萝卜缨子扔坑里，这家男人并不急着培上土，而是一锹一锹先把萝卜缨子捣碎在坑里边。这家男人用的力气很大，一边做这事，一边还冲村人笑，说萝卜缨碎地里沤肥料，下一茬萝卜长得更旺兴。

一畦白菜也命短。村人暗着拔，明着拔。偷萝卜的多是孩子，拔白菜的多是大人，还多是女人。暗着拔的，只见白菜一棵一棵少，不知是东家女人拔的，还是西家女人拔的；明着拔的，拔得也有理，脸上还不着一丝不好意思的颜色，说家里下面条，水快开了，自家菜地远，急赶急地去拔来不及。

这家男人、女人瞧见明拔白菜的村人也不阻拦，还笑着说，你拣大棵的拔。

一分菜地里的萝卜没长出气候，干净了。

一分菜地里的白菜没长出气候，干净了。

这户魏姓人家的男人、女人、孩子又走进自家的两分地自留地，挖、整、种。他们还种萝卜，还种白菜。只是季节晚了，算是末伏萝卜、末伏白菜。

再返过头来说说这户魏姓人家的两个孩子。两个都是男孩子，大的十岁，小的八岁。大的名叫大葫芦，小的名叫小葫芦。船上孩子，孤

单惯了，不合群，不愿轻易跟村里的孩子玩。兄弟俩自己玩，还在自家门口玩，哪儿也不去。一玩玩半天，一玩玩一天，像还是在船上，四周都是水，抬脚动腿的，哪儿也去不了。两个孩子的脾气随着自己的父母，温温善善的，不厉言厉语，兄弟俩也很少磨牙吵嘴。兄弟俩不愿跟我们玩，我们却愿意跟他俩玩。挨近了，我们伸出一双好奇的手摸一摸他们背后的红漆大葫芦。摸着不过瘾，拍。一拍，“咚、咚、咚”地响，真像一面鼓。伸手摸，两个孩子没意见。不能拍，一拍，两个孩子就把背后的葫芦转到前面，伸两手护着。兄弟俩不说话，一双眼凶巴巴地瞪多大，仇视着我们。我们想见的就是兄弟俩这模样。大葫芦护胸前能护得住？护上面，我们拍下面；护下面，我们拍上面。再护，我们不拍葫芦，拍兄弟俩的头。“咚”一下，又“咚”一下。兄弟俩小，我们大；兄弟俩寡，我们众。一会儿，兄弟俩就被我们拍急了，张嘴骂我们。两个孩子说话的口音与我们不很像，说不上俚一点，还是蛮一点。兄弟俩骂我们，我们不气，“哈、哈、哈”地笑，说他们奶腔奶调的骂声跟唱歌一样好听呢！

再好听的骂声毕竟还是骂声，我们听多了，听烦了，就觉得无趣无味了。我们还是去拍兄弟俩的葫芦，伸手拍，拿棍戳，要不干脆捡土坷垃砸。土坷垃没有准性，砸身上，砸头上，偶或也能砸在葫芦上。往往的景况是这样，土坷垃还没砸着葫芦，两个孩子却先哭起来。这种时候，我们觉得再玩下去更是无知无趣了。不知谁大喊一声，他们家的大人回来了。我们视假为真，“噉——”一声鼠散开。一份玩的乐趣达到了极致与顶点。

如若偏巧他们家的大人真的回来了，我们也不怕。这户麴姓人家的大人不会骂我们，更不会打我们，而是笑着一张脸走进屋拿出好吃的招待我们。一把花生，或是一把炒香的黄豆。一边分发吃物，一边吩咐我们说，一起好好玩，他们俩好哭，不能怪你们。

相比较，这户麴姓人家的大人对待自家的孩子就凶恶多了，不心

疼两个孩子挨打，更不同情两个孩子哭号，说你们俩与人家好好地一块玩，不信人家会往你们身上打。

两个孩子犟嘴，跟大人争辩，说出事情的经过。

这户麴姓人家的大人说，这村庄是别人的村庄，凡事多忍着点，多让着点。现在轮不着你们俩说理，有理也没理。

两个孩子经常挨打，经常哭号。大葫芦的头被打鼓起了包，“哇、哇、哇”哭一气儿；小葫芦的胳膊被打破了，“哇、哇、哇”哭一气儿。两个孩子身上的旧伤没愈又添新伤，怎么办呢？这户麴姓人家的大人干脆一把锁把两个孩子锁屋里。一间茅草屋矮趴趴的，没有窗，门一关闭，白天也像夜晚。两个孩子待在这么黑的屋里还能玩什么呢？兄弟俩脸对脸坐地上，你盯着我，我盯着你。盯得长了、累了，不定哥哥或弟弟的眼睛“啪嗒”先闭合，睡起来。相跟着，另一个人的眼睛也“啪嗒”闭合上，睡起来。

两个孩子关屋里，我们也不会轻易放过他们。找一根芦苇从门缝伸屋里，够着两个孩子打。两个孩子满屋里躲，拐拐落落的，芦苇拐不了弯，想打，打不着。两个孩子反倒乐喜开，眼里的困瘾，“哗啦、哗啦”掉干净，“哈、哈、哈”地笑着喊，打呀，你们怎么打不着呀？

我们罢下手，扒门缝往里瞧，也只能瞧见两个孩子的两双眼。这还玩什么呢？我们想离开，兄弟俩又不愿意。没有我们在这儿，兄弟俩还是要睡觉。兄弟俩说，我们不躲闪了，你们拿芦苇想怎么打就怎么打。兄弟俩真就站在芦苇能够着的地方，让我们打。一根芦苇长长地伸过去，软软地打身上，还不跟挠痒痒一样？猛然地，两个孩子一把攥住芦苇，一折，折不断，也折弯了。

这般，我们的乐趣还没兄弟俩的多。

我们抽出芦苇，嘴冲着门缝往里吐唾沫，“呸——”吐一口，“呸——”又吐一口。唾沫还不如芦苇，吐出去，落地上，连个踪影都见不着。两个孩子在屋里边更是乐，说我们这是往屋里吐猪屎，说我们

这是往屋里吐狗尿。两个孩子的话提醒我们，我们掏出小鸡，冲门缝往屋里“哗啦啦”尿了好几泡尿。

再没有什么可玩的了，我们一溜烟跑开。

这以后我们就不愿去他们家了。两个孩子孤单单地在屋里，除去睡觉，也只能扒门缝远远地瞧着我们玩。偶或地从他们家路过，两个孩子会扒着门缝大声喊我们，说你们来我家玩吧，我们让你们的芦苇往身上打，我们让你们的唾沫往身上吐，我们还让你们的尿往身上尿。

我们听见也像没听见，招招摇摇地从他们家门前走过去。

再从他们家门前路过，还是听见两个孩子高一声低一声地喊我们。这一次说是要给我们好吃的。有好吃的，谁不想吃，谁是傻蛋。我们拥过去，看见的还是两个孩子的两双眼，一点好吃的也没见。大葫芦扒着门缝不动，吩咐小葫芦去拿。小葫芦扒着门缝也不动，说不知道娘把好吃的藏在哪儿了。大葫芦说，不知道也要去找！小葫芦扒着门缝的手一松，隐进黑屋里。是什么好吃的？兄弟俩不说，我们也不知道。看不见的黑暗处，“呼通、呼通”一阵响。小葫芦两手一划拉从黑暗处游过来。小葫芦什么吃的也没找着。我们很失望，把含嘴里的口水咽进肚子里，说大葫芦骗人，说小葫芦也骗人，说你们家根本就没有什么好吃的。

没指望的事我们就不愿等待了。

可兄弟俩还是不让我们走。大葫芦说他去找，他知道娘把好吃的藏在什么地方了。

我们又站住脚，看着大葫芦离开门缝一点一点暗下去。

大葫芦找好吃的很卖力，“叮哐、叮哐”的响声一阵比一阵响。

大葫芦找了一会儿，还是没把好吃的找出来。我们在门外等急了，说要是再找不着，我们真得走开了。大葫芦说，你们再稍稍等一下，我的手指都摸着吃物了，屋里黑，一晃没抓住。我们说大葫芦又是在骗人，是找好吃的，又不是掏麻雀，还能长出翅膀跑掉呀。

我们一人向他们家门口吐一口，把嘴里的口水吐干净，恶狠狠地骂兄弟俩，一个是骗子，一个是小骗子，一个是侩子手，一个是蛮子。

大葫芦听见骂声，紧赶跑过来，手里抓着两块馍，问我们可愿意吃。

时辰快到晌午，我们的肚子早饿了。

小葫芦拦着门缝，不让大葫芦拿馍给我们吃，说，娘回头会把我们俩打扁的。

大葫芦两手攥着馍，腾不出手，一脚踹过去，把小葫芦踹地上。

一块馍被我们分掉了。门外面，我们的嘴一个比一个张得大，一个比一个吃得香。

不知什么时候，这户魏姓人家的大人回来了，瞧见门外一窝如饿狼似饿虎的村孩子，一下惊呆住。两个大人的两双眼睛瞪开来比我们吃馍的嘴还大。这家的男人开开门，揪住大葫芦打大葫芦，揪住小葫芦打小葫芦。这家的女人没有走过来，两腿一软，瘫坐地上，哭起来，说，这大河湾怎么是个这么欺负人的村庄呀？大人受欺，孩子受欺，连菜地里的白菜、萝卜都受欺长不安呀。

相隔没几天，这户魏姓人家的男人赶集牵回两头羊。是两头公山羊，不一般大，一头大一点，一头小一点。我们心想，这么一来兄弟俩就不用关黑屋里了，可以牵着两头山羊去远远的空地方，一边放羊，一边自己跟自己玩，也可以远远地躲避开我们。其实，这里暗藏着的事远比我们想的复杂得多。

这户人家来大河湾，大人与孩子一样，日子过得也不顺畅。比如说，这些天生产队只让他们两口子干一种活——担粪水。生产队的牛屋旁有一所公用茅厕，雨水一充足，尿屎往外漫，进不去人，还臭气熏天的。村人皱眉头、捂鼻子与生产队队长说这事。队长说，那就让姓魏的男人女人去担粪水吧。队长交代他们两口子干这活。这家的男

人女人还有点迟钝。队长说，船上人不干这活，能干什么？锄地分不清庄稼草，犁地扶不住犁梢头，生产队总不能白养活你们一家人。

那时候，村人下地干活是按天记工分，男劳力记十分工，女劳力记八分工，半大的孩子有记七分工的，有记六分工的。这户麴姓人家的男人干一天活记女人的八分工，女人干一天活记半大孩子的六分工。队长说，就这还算便宜你们了，别人一天干下的活，你们三天五天也干不完。

这户人家的男人女人只得担粪水。

庄稼活也不是好做的，锄地不容易，犁地不容易，担粪水更不容易。这活又臭又脏倒在其次，更闹心的是一担粪水挑进庄稼地，你得拿舀子一舀一舀往庄稼地里泼洒开。这户人家的男人女人干这活，一舀一舀的，就是泼不开。队长过来查验活儿，气得一蹦三尺高，说粪水泼不开，庄稼就会被烧死，下趟担清水，这片泼过粪水的庄稼得稀释。

半天活干下来，男人咬着牙，勉强还能支撑住。女人嘴歪眼斜，肩膀疼得一张脸都不像一张脸了。这活，少说还够他们干个七天八日的，还怎么往下忍耐呢？这家女人挑一担粪水，身子一晃悠，连着两桶粪水跌在地上。说来也真奇怪，粪水没泼身上，一只脚却崴了，疼得她像杀猪似的号回家。队长心里明晓，跟这家男人说，剩下的活，你独自一人慢慢干去吧。

就是这种时候，这户麴姓人家的男人赶集买回两头山羊。

两个孩子放羊的场地就在他们家南面的一片河滩地里。河滩地临近淮河，只长荒草，不长庄稼，是放羊的好地方。此外，这儿没有庄稼，没有菜地，羊轻易不会惹是非。可这一天，两头山羊还是被这户人家的两个孩子狠狠地打了一顿。

羊惹祸了，村人也打它，打几下，骂几声，杀杀气，就算了。跟不会说话的哑畜较什么真呢？这户姓麴的人家不这样，正正规规地把两头山羊牵往村大路，捆绑在路边的两棵柳树上。不捆高，不捆低，羊脖颈

上的缰绳搭树丫上，一捞一拴，羊的两条前腿吊起来，留两条后腿似着地非着地。两头山羊被这么一收拾，还没打一下就大呼小叫地像挨上了刀。这户人家当然不会真拿刀杀羊，做了两根鞭子，一根交给大儿子，一根交给小儿子。两个孩子，大的孩子负责抽打大的一只羊，小的孩子负责抽打小的一只羊。大的孩子一鞭子抽过去，大的一只羊“咩——”叫一声；小的孩子一鞭子打过去，小的一只羊“咩——”叫一声。

两个孩子气力弱，胆子也弱，打羊不敢看羊，也不敢看鞭子。鞭子抽过去，两眼紧闭上，羊“咩——”声一叫，孩子的身子跟着抖。羊的叫声像是羊回敬过来的鞭子，一鞭子一鞭子反过来抽打在两个孩子自己的身上。

围观的村人很多，有大人，有孩子。村孩子是看热闹，羊的叫声再凄惨也觉得很悦耳。村大人看打羊就想弄明白打羊的道理。回答话的当然是魏姓人家的男人。这男人一直背着两手，笑咪咪地站在一旁，不看打羊的孩子，也不看被打的山羊，说羊挨打是羊不好好吃草，却往堤坝北面跑，吃庄稼地里的庄稼，吃菜园地里的青菜。

村大人“噢——”一声明白了，说这两只山羊真该打，说庄稼地里的庄稼能随便吃吗？菜园地里的青菜能随便吃吗？

至于这两只山羊吃了哪个生产队地里的庄稼，吃了哪家菜地里的青菜，就不好多问了。更无人深究这两只山羊被示众的原因。

大的孩子抽打一鞭子，大的一只羊“咩——”叫一声。

小的孩子抽打一鞭子，小的一只羊“咩——”叫一声。

村人渐渐失了兴致，散去，说，你们家的羊，爱打打去吧。

相隔没几天，这户人家的两只山羊又被捆绑在村大路旁边的两棵柳树上。两个孩子还是各自手持一根鞭子。大的孩子还是负责抽打大的一只羊，小的孩子还是负责抽打小的一只羊。这一次，两个孩子都把眼睛睁得开开的，不打羊的其他部位，专打羊的耳朵根。哑畜最